

剎那亦能速疾淨治罪障。積集資糧。雖微小善能令增廣。諸將盡者能無盡故。入行論云。「大力極重惡。非大菩提心。餘善何能映。」又云。「此如劫火一剎那。定能燒毀諸罪惡。」又云。「若思為除療。諸有情頭痛。具此利益心。其福且無量。沉欲除一一。有情無量苦。欲為一一所成無量功德。」又云。「餘善如芭蕉。生果即當盡。菩提心樹果。恆無盡增長。」

第二如何發生此心道理分四。^一由依何因如何生起。^二修菩提心次第。^三發起之量。^四儀軌受法。

初中有三。初從四緣發心道理者。若見諸佛及諸菩薩難思神力。或從可信聞如是事。依此發心。謂念所住所修菩提有大威力。雖無如是若見若聞。而由聽聞依於無上菩提法藏。信解佛智而發其心。雖未聞法。由見菩薩正法將滅。便作是念。而發其心。謂念如是正法久住。能滅無量有情大苦。我為令此菩薩正法久安住故。定當發心。雖未觀見正法欲滅。然見惡世上品愚癡。無慚無愧嫉妬慳等。便作是念。於此世中。雖於聲聞獨覺菩提能發心者。尚屬難得。況於無上菩提發心。我且發心。餘當隨學。見難發心而發其心。共為四種。發心之理。論說於大菩提發心。故是發心欲證菩提。由何緣者。初由見聞希有神變生希有想。念我當得如是菩提。第二謂從說法師所。聞佛功德先生淨信。次於此德發欲證心。第三謂由不

忍大乘聖教遷滅於佛妙智發欲得心。此中由見聖教不滅則能滅除有情大苦。亦緣除苦而發其心。然其發心主要因緣。是由不忍聖教寢滅。若不爾者。則與下說依悲發心有重複過。第四由見此心大利極為希貴。正由此緣之所激動。便於佛所發欲得心。又此發心。由於菩提發欲得心而為建立。非就所為而為安立。若不於佛功德修信。則於佛位不希證得。不能滅除於辦自利執唯寂滅為足之心。若由修習慈悲門中。見於利他須大菩提。欲得佛者。此能遮遣於利他中執唯寂滅為足之心。不能遮前滿足執故。又無餘法能遮彼故。又於自利執唯寂滅為足之心。非不須遮。以於小乘唯脫生死。唯有一分斷證功德。其自利義不圓滿故。又此雖脫三有衰損。然未解脫寂滅衰故。又經宣說圓滿自利是佛法身故。故於佛德淨修信已則能觀見。況云利他。即辦自利若不得佛亦必不可。是為不退小乘最大因緣。又前所說初二發心。曾未見說慈悲所引。諸餘經論亦多僅說見佛色身法身功德。引起欲得成佛之心名曰發心。又說誓願安立一切有情成佛亦名發心。故此二中。雖一一分亦應預入發心之數。圓滿一切德相發心者。僅見利他必須成佛。引起欲得成佛之心。猶非滿足。即於自利。亦見成佛必不可少而引欲得。又此亦非棄捨利他。亦須為求利益他故。現觀莊嚴

論云。「發心為利他。欲正等菩提。」此說雙求菩提與利他故。

二從四因發心者。謂種姓圓滿。善友攝受。悲愍有情。而不厭患生死難行。依此四因而發其心。

三從四力發心者。謂由自功力欲大菩提。是名自力。由他功力希大菩提。是名他力。昔習大乘。今暫得聞諸佛菩薩稱揚讚美。而能發心。是名因力。於現法中親近善士。聽聞正法。諦思惟等長修善法。名加行力。依此四力而發其心。菩薩地說依上總別八種因緣。若由自力或由因力。而發心者是名堅固。又由依止此諸因緣。或由他力或加行力。而發心者名不堅固。如是善知總諸聖教及大乘教。將近隱滅。較諸濁世最為惡濁。現於此世應當了知至誠發心極為希少。當依善士聽大乘藏。諦思惟等。勤修加行。非唯他勸。非隨他轉。非為仿效其規式等。當由自力至誠發心樹立根本。以其菩薩一切諸行皆依此故。

第二修菩提心次第者。從大覺嚙所傳來者現分二種。^一修七種因果教授。^二依寂天佛子著述所出而修。 今初

七因果者。謂正等覺菩提心生。此心又從增上意樂。意樂從悲。大悲從慈。慈從報恩。報

恩從念恩、憶念恩者從知母生，是為七種。

此中分二：於其漸次令發定解，^二如次正修。初中分二，^二開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，^二諸餘因果是此因果道理。

初中有三。初重要者，若由大悲發動心意，為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決定誓，若悲下劣不能如是，故荷盡度眾生重擔，賴此悲故，不荷此擔便不能入大乘數故。悲初重要，如無盡慧經云：「大德舍利弗，又諸菩薩大悲無盡，所以者何，是前導故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導，如是諸菩薩所有大悲，亦是成辦大乘前導。」伽耶經云：「曼殊室利，諸菩薩行，云何發起，何為依處。曼殊室利告曰：天子，諸菩薩行，大悲發起，有情為依。」若不修學至極廣大二種資糧，終不能滿如是誓願，觀見是已轉趣難行廣大資糧，故為轉入諸行所依。

中重要者，如是一次發如是心趣入正行，然因有情數量眾多行為惡暴，學處難行，多無邊際經劫無量，見已怯畏退墮小乘，非唯一次發起大悲，應恆修習漸令增長。於自苦樂全不顧慮，於利他事毫無厭捨，故易圓滿一切資糧。如修次初篇云：「如是菩薩大悲所動，

全不自顧。極欲希求利益他故。而能趣入至極難行。長夜疲勞。集聚資糧。如聖發生信力。經說。『其大悲者。為欲成熟一切有情。全無苦生。是所不受。全無樂生。是所不捨。』若趣如是極大難行。不久即能圓滿資糧。決定當得一切智位。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大悲。」

後重要者。諸佛獲得果位之時。不如小乘而住寂滅。盡虛空住義利眾生。亦是由於大悲威力。此若無者。同聲聞故。如修次第中篇云。『由大悲心所攝持故。諸佛世尊雖得圓滿一切自利。盡有情界究竟邊際而善安住。』又云。『佛薄伽梵無住大涅槃。因即大悲。』譬如稼禾初以種子。中以雨澤。後以成熟而為最要。佛之稼禾。初中後三。悲為最要。吉祥月稱云。『以許悲為佛勝苗。初如種子。增如水。長時受用如成熟。是故我先讚大悲。』由見此義。正攝法經云。『世尊。菩薩不須學習多法。世尊。菩薩若能善受善達一法。一切佛法皆在其手。一法云何。所謂大悲。世尊。由大悲故。一切佛法皆能自來。菩薩手中。世尊。譬如轉輪聖王輪寶所至。一切軍眾皆至其處。世尊。如是菩薩大悲所至。一切佛法咸至其所。世尊。譬如命根若在。餘根亦在。世尊。如是大悲若在。菩提餘法亦當生起。』若於如是勝道扼要。無邊教理之所成立。獲得定解。於菩薩心根本大悲所有法類。何故不執為勝教授。故如響那窮敦

巴說：「於覺嚙所雖請教授，終唯教云捨世間心，修菩提心。」善知識敦巴譏笑告曰：「此是掘出覺嚙所有教授中心。」知法扼要，獲決定解，唯此最難。故應數數集聚淨治，閱華嚴等諸大經論，求堅定解。如吉祥敬母云：「尊心寶即是，正等菩提種，唯尊知堅實，餘凡莫能曉。」

第二諸餘因果，是此因果之理。初從知母，乃至於慈，為因之理者。總欲離苦，數數思惟其有情苦，即能生起。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堅固者，則彼有情先須悅意愛惜之相。如親有苦不能安忍，怨敵有苦心生歡喜，親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捨置。其中初者，因有可愛，此復隨其幾許親愛，便生爾許不忍其苦。中下品愛下品不忍，若極親愛，雖於微苦亦能生起廣大不忍。見敵有苦，非但不生欲拔之心，反願更大願不離苦，是不悅意相之所致。此亦由其不悅大小，於苦歡喜而成大小。親怨中庸所有痛苦，既無不忍，亦無歡喜，是由俱無悅非悅意相之所致。如是應知，修諸有情為親屬者，是為令起悅意之相。親之究竟是為慈母，故修知母，憶念母恩，及報恩三，是為引發悅意可愛。愛執有情猶如一子，此悅意慈是前三果。由此即能引發悲心，欲與樂慈及拔苦悲，因果無定。故知母等三種所緣，即是與樂慈及拔苦

悲二者根本。故於此中當勤修學。又發心因。修諸有情皆為親者。是月稱論師及大德月蓮花戒論師等之所宣說。

增上意樂及以發心為果之理者。由其如是漸修其心。悲心若起。便能引發為利有情。希得成佛。即此便足。何故於此添增上心。欲令有情得樂離苦。慈悲無量聲聞獨覺亦皆有之。若自荷負一切有情與樂拔苦。則除大乘決定非有。故須發此心力強勝增上意樂。是故僅念一切有情云何得樂云何離苦。非為滿足。須自至誠荷此重擔。故當分辨此等差別。海慧問經云。「海慧。如有商主或有長者。唯一子。可悅可愛可惜可意。見無違逆。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娛。墮不淨坑。次其童子若母若親。見彼童子墮不淨坑。見已雖發號哭憂嘆。然終不能入不淨坑。拔出其子。次童子父來至其所。彼見一子墮不淨坑。見已急急舉止。慌措。欲出其子。心甚愛顧。全無嘔吐。跳不淨坑。取出其子。」此說三界為不淨坑。獨愛一子。謂諸有情。若母若親者。謂聲聞獨覺。見諸有情墮生死中。憂感嘆嗟然不能出。商主長者。謂諸菩薩。法譬合說。又說獨一愛子。落不淨坑。如母之悲。聲聞獨覺亦皆共有。故依悲愍。當發荷負度眾生擔增上意樂。如是若發度有情心。然我現時不能圓滿利一有情。又非止此。即

使證得二羅漢位亦僅利益少數有情。利亦唯能引發解脫。不能立於一切種智。故當思惟無邊有情。誰能圓滿此諸有情現前究竟一切利義。則知唯佛方有此能。故能引發為利有情欲得成佛。

第二如次正修分三。一修習希求利他之心。二修習希求菩提之心。三明所修果即為發心。初中分二。一引發生起此心所依。二正發此心。初中分二。一於諸有情令心平等。二修此一切成悅意相。今初

如前下中土中。所說諸前行等所有次第。於此亦應取來修習。又若此中不從最初遮止分黨。令心平等。於諸有情一類起貪。一類起瞋。所生慈悲皆有黨類。緣無黨類則不能生。故當修捨。又捨有三。行捨受捨及無量捨。此是最後。此復有二。謂修有情無貪瞋等煩惱之相。及於有情自離貪瞋令心平等。此是後者。修此漸次為易生故。先以中庸無利無害為所緣事。次除貪瞋令心平等。若能於此心平等已。次緣親友修平等心。若於親友心未平等。或由貪瞋分別黨類。或貪輕重令不平等。此亦平已。次於怨敵修平等心。此若未平。專見違逆而起瞋恚。若此亦平。次當遍緣一切有情。修平等心。

若爾於彼由修何事能斷貪瞋。謂修二事。就有情者。謂念一切欣樂厭苦。皆悉同故。緣於一類執為親近而興饒益。於他一類計為疏遠。或作損惱或不饒益。不應道理。就自己者。當作是思。從無始來於生死中。未經百返為我親屬。雖一有情亦不可得。於誰應貪。於誰當瞋。此是修次中篇所說。又於親屬起貪愛時。如月上童女請問經云。「我昔曾殺汝一切。我昔亦被汝殺害。一切互相為怨殺。汝等如何起貪心。」及如前說無定過時。一切親怨速疾變改所有道理。當善思惟。由此俱遣貪瞋二心。此取怨親差別事修。故不須遣親怨之心。是滅由執怨親為因。所起貪瞋分黨之心。

引發一切成悅意相者。修次中篇云。「慈水潤澤內心相續。如濕潤田。次下悲種。易於增廣。故心相續以慈薰習。次應修悲。」所說慈者。謂於諸有情。見如愛子悅意之相。又此所說由修等捨。息滅貪瞋不平惡澀。如調善田。次以見為悅意慈水而潤澤已。下以悲種。則大悲心速疾當生。應當了知極為切要。此中有三。初修母者。生死無始。故自受生亦無始際。若生若死輾轉傳來。於生死中未受此身。未生此處。決定非有。亦無未作母等親者。如本地分引經說云。「我觀大地。難得汝等長夜於此未曾經受無量生死。我觀有情。不易可得長夜

流轉未為汝等。若父若母兄弟姊妹軌範親教。若餘尊重。若等尊重。」此復非僅昔曾為母。於未來世亦當為母。無有邊際。如是思惟。於為自母。應求堅固決定了解。此解若生。次念恩等亦易發生。此若未生。則念恩等無所依故。

二修念恩者。修習一切有情是母之後。若先緣於現世母。修速疾易生。如博朵瓦所許而修。先想前面母相明顯。次多思惟非唯現在。即從無始生死以來。此為我母。過諸數量。如是此母為母之時。一切損害悉皆救護。一切利樂悉皆成辦。特於今世先於胎藏恆久保持。次產生已。黃毛疏豎。附以暖體。十指捧玩。哺以乳酪。授以口食。口拭涕穢。手擦屎尿。種種方便。心無厭煩。而善資養。又饑渴時。與以飲食。寒時給衣。乏時給財。皆是自己未肯用者。又此資具皆非易得。是負罪苦及諸惡名。受盡艱辛。求來授與。又若其子有病等苦。較其子死寧肯自死。較其子病寧肯自病。較其子苦寧肯自苦。出於自心實願。易代。用盡加行除苦方便。總盡自己所知所能。但有利樂無不興辦。凡有損苦無不遣除。於此道理應專思惟。如是修已。若念恩心非唯虛言真實生者。次於父等諸餘親友。亦當知母如上修習。次於中人知母而修。若能於此生如親心。則於怨敵亦應知母而正修習。若於怨敵起同母心。次於十方一

切有情。知母為先漸廣修習。

三修報恩者。如是唯除轉生死故不能相識。而實是我有恩之母。彼等受苦無所依怙。捨而不慮。自脫生死。薄無慚愧。何甚於此。如弟子書云。「諸親趣入生死海。現如沈沒大水中。易生不識而棄捨。自脫無愧。何過此。」故若棄捨。是有恩於下等人。且不應理。況與我法。豈能隨順。如是思已。取報恩擔。即前書云。「嬰兒始產。全無能。飲誰慈力。授乳酪。依慈多勞。此諸母。雖最下等。誰樂捨。」又云。「由得誰腹而安住。由誰悲愼而取此。此母煩惱苦無依。最下眾生。孰樂捨。」無邊功德讚云。「有情無明盲。意樂衰損慧。為父子承事。慈悲饒益我。棄此獨解脫。非是我之法。故汝發願度。無怙諸眾生。」若爾如何報其恩耶。生死富樂。母自能得。然彼一切無不欺誑。故我往昔於由煩惱魔力所傷。如於重傷。注硝鹽等。於性苦上。更令發生種種大苦。慈心饒益。應將彼等安立解脫涅槃之樂。而報其恩。中觀心論云。「又由煩惱魔。傷害已成瘡。我如注灰水。反令苦病苦。若有於餘生。慈敬及恩益。欲報其恩惠。除涅槃何有。」不報恩擔。重於大海及須彌擔。若能報恩。即是智者稱讚之處。如龍王鼓音頌云。「大海及須彌地。等非我擔。若不知報恩。即是我重擔。若人心不掉。報恩及知恩。令恩不

失壞。智者極讚此。」總之自母未住正念，心狂目盲，復無引導，步步踳蹶，趣向可怖險崖而行。其母若不祈望其子，復望於誰？若子不應從其險怖，救度其母，又應誰救？故應從此而救度之。如是若見為母眾生，由煩惱魔擾亂其心，自心無主而成狂亂，又離慧眼，觀增上生，決定勝道，又無真實善友引導，一一剎那造作惡行，如步踳蹶，總於生死，別於惡趣，奔馳懸險，母當望子，子應濟母。如是思已，拔出生死而報其恩。集學論云：「煩惱狂癡，盲於多懸險路，步步而踳蹶，自他恆憂事，眾生苦皆同。」此說如是觀已，不應於他尋求過失，見一功德，應覺希有，然此亦合苦惱之理。

第二正發此心分三。初修慈中慈所緣者，謂不具足安樂有情。行相者，謂念云：何令遇安樂，惟願令其獲得安樂。我應令其遇諸安樂。勝利者，三摩地王經云：「遍於無邊俱胝剎，盡其無量眾供養，以此常供諸勝士，不及慈心一數分。」此說較以廣大財物，於究竟田常時供養，其福尤大。曼殊室利莊嚴佛土經云：「於東北方有自在王佛，世界曰千莊嚴，其中有情皆具安樂，如諸比丘入滅定樂，設於彼土修淨梵行，經過百千俱胝年歲，若於此土最下乃至於彈指頃，緣一切有情發生慈心，其所生福較前尤多，況晝夜住。」寶鬘論云：

「每日三時施三百罐飲食，然不及須臾，修慈福一分。天人皆慈愛，彼等恆守護，喜樂多安樂，毒刀不能害。無勞事得成，當生梵世間，設未能解脫，得慈法八德。」若有慈心，天人慈愛自然集會，佛以慈力戰敗魔軍，故守護中為最勝等，故雖難生，然須勵力。集學論說，當一切心，思惟金光明中，開示修習慈悲偈文，下至語中讀誦而修。其文為「以此金光勝鼓音，於三千世界中，惡趣諸苦閻羅苦，匱乏苦苦願息滅」等。修慈次第先於親修，次於中庸，次於怨修。其次遍於一切有情，如次修習。修習道理，如於有情數思惟苦苦道理，便生悲愍，如是亦當於諸有情，數數思惟缺乏有漏無漏諸樂，樂缺乏理，若修習此，欲與樂心任運而起，又當作意種種妙樂，施諸有情。

二修悲中悲所緣者，由其三苦如其所應，苦惱有情。行相者，謂念云何令離此苦，願其捨離，我當令離。修習漸次先於親友，次於中者，次於怨修。若於怨處如同親友，心平等轉，漸於十方一切有情而修習之。如是於其等捨慈悲別分其境，次第修者，是蓮花戒論師隨順阿毘達磨經說，此極扼要。若不別分，初緣總修，似生起時，各各思惟，皆悉未生。若於各各皆生前說變意感覺，漸次增多，後緣總修，隨緣總別，清淨生故。修習道理，當思為母此諸有情

墮生死中。如何領受總別諸苦。具如前說。此復若修前中士道已生起者。比自心修易於生起。若於自上思惟此等。則成引發出離心因。若於他上而思惟者。則成引發悲心之因。然未先於自上思惟。則不能生令至扼要。此乃略說。廣則應如菩薩地說。悲心所緣百一十苦。有彊心力應當修學。此說較諸聲聞現證究竟苦諦。以厭患心所見諸苦。菩薩修悲思苦眾多。若無量門思惟無樂苦惱道理。慈悲亦多。若恆思惟則能發生猛利堅固。故少教授便覺飽足。棄修諸大教典所說。力極微弱。此如前說趣大乘門是發心理。及以大悲為根本理。善別此等。以觀察智思擇修習。後生證悟。若其知解未善分別。唯專策勤略生感觸。全無所至。修餘事時皆如是知。

其悲生量者。修次初篇云。「若時猶如可意愛子身不安樂。如是亦於一切有情。欲淨其苦。此悲行相任運而轉。性相應轉。爾時即是悲心圓滿。得大悲名。」此說心中最愛幼兒。若有痛苦。其母能生幾許悲痛。即以此許而為心量。若於一切有情悲任運轉。說為圓滿大悲體相。由此生起大慈之量。亦當了知。又彼論插敘云。(一插敘)原譯為「緒」「由修如是大悲力故。立誓拔濟一切有情。願求無上正等菩提。以為自性菩提之心。不須策勵而得生起。」此說能生願心之

因。須前所說如是大慈。由此當知大菩提心發生之量。此非已至高上聖道所有發心。初發業者所有發心說為如是。攝大乘論亦云。「清淨增上力。堅固心昇進。名菩薩初修。無數三大劫。」三無數劫起首菩薩。亦須發起如是之心。

故全未知此之方境。僅作是念。為欲利益一切有情。願當成佛。為此義故我行此善。發此意樂便大誤會。未得謂得。堅固所有增上之慢。不以菩提心為教授中心而善修習。追求餘事勵力欲想超邁多級。了知大乘扼要觀之。實可笑處。多經宣說諸勝佛子。於多劫中尚須執為修持中心而正修學。況諸唯能了知名者。又此非說不修餘道。是說須將修菩提心而為教授中心修習。總未能生前說領感。若善了知大乘學處。堅信大乘。亦可先為發心正受律儀。次乃修習菩提之心。如入行論。先受律儀及菩提心。次於彼學六度之中修靜慮時。乃廣宣說修菩提心。然為成就此法器故。於先亦須修眾多心。謂思惟勝利。七支皈依。修治身心。了知學處。發心欲護。故進道中。修空性解。須漸增進。尚有名在。然此相等大菩提心。亦須善修。上上轉勝。令道昇進。名亦弗存。此於一切佛子唯一真道。波羅蜜多教授論中。宣說二十二種發心。從諸論師解釋此等進道之理。應當了知。

第三修增上意樂者。如是修習慈悲之後。應作是思。噫。此諸有情。可愛悅意。如是乏樂。眾苦逼惱。云何能令得諸安樂。解脫眾苦。便能荷負度此重擔。下至語言亦當修心。前報恩時。雖亦略生。然此說者。僅生慈悲與樂離苦。猶非滿足。是為顯示須有慈悲。能引是心。我為有情成辦利樂。又此非唯於正修時。即修完後。一切威儀皆能憶念。相續修習增長尤大。修次中篇云。「此即大悲。或住定中。或於一切威儀之中。於一切時。一切有情。皆當修習。」悲是一例。隨修何等所緣行相。一切皆同。如大德月大論師云。「心樹自從無始時。煩惱苦汁所潤滋。不能改為甘美味。一滴德水有何益。」謂如極苦「噉嚙」大樹。以一二滴糖汁澆灌。不能令甜。如是無始煩惱苦味。薰心相續。少少修習慈悲等德。悉無所成。是故應須相續修習。

第二修習希求菩提之心者。由如前說次第所致。便見利他定須菩提。起欲得心。然僅有此猶非滿足。如皈依中說。由思惟身語意三事業功德。先應盡力增長淨信。論說信為欲依。次於彼德發起誠心證得之欲。則於自利亦定了知。一切種智必不可少。能為引生發心之因。雖有多種。然悲為勝。自力所發極為殊勝。此是修次初篇引智印三摩地經所說。

第三顯所修果即為發心者。總相如前所引現觀莊嚴教義。其差別者。隨順華嚴經義。入行論云。「應知如欲往。正往之差別。如是智應知。此二別如次。」此說分為願行二種。異說雖多。然作是念。為利有情。願當成佛。或應成佛。作是願已於施等行隨學未學。乃至何時未受律儀。是名願心。受律儀已當知此心。是名行心。修次初篇云。「為利一切諸有情故願當成佛。初起希求是名願心。受律儀後修諸資糧。是名行心。」此中雖有各種徵難。茲不廣

說。註·菩提心總相者·即本卷四緣發心中·現觀莊嚴論云·「發心為利他·欲正等菩提。」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八終